養一齋文集

養一齋文集卷第十

武進李兆洛

記

暨陽書院易祀奎星刻像記

古無所謂魁星南宋時或祀之於學亦不聞像設明時士子或肖字形屈曲爲之時俗遂傳之宋人庚溪詩話云徽宗幸寶籙宮醮筵道流伏地久之方起上詰之答曰値奎宿奏事上問何人曰本朝蘇軾也孝經緯云奎主文章倉頡效象其說雖異天官書要較勝別肖魁星

猙獰怪妄者曁陽書院之前有閣曰魁星塑魁星像久而壞將更之子懲其祀之不經也將易以蘇公諡多士以爲然邑生員朱九鎣請曰聶館于繆文貞公裔孫家其庭有黃楊文貞手植也大盈拱以尾褻改營坊于樹遂伐之鎣請其木而藏焉以此刻文忠公像其可乎予曰善乃命繪士圖公之真爲奏事狀旁飾雲氣若乘風上征然者既成以七月朔日虔庋於閣之中極率多士而祀焉夫文忠公之文章氣節揭若日月人士所宜尸祝也文貞學道致身不愧古賢其所植之木亦文忠之

神所宜式憑也記其事告來者或以此徧易無知之俚俗其可乎道光九年八月

董子祠改安神位記

揚州鹽運使公廨隙地甚曠相傳包漢江都王相董子仲舒故宅而爲之有井曰董子井明初運使何士英亭其井建董子祠于前自後屢有遷移大抵皆在旁近記具州志久而圮隆慶中運使渫其井新其祠榜之曰愼德書院碑倘立井上明之季楊節愍公振熙官運副史忠正公開閫揚州才之奏擢都轉留共守忠正殉死節

愍從焉其家口男女十數皆赴董子井死亂定人無汲
飲者爲羃其上如冢後遂訛爲董子衣冠冢搆屋以祠
董子置神位于家頗
國朝乾隆四十八年運使詹聖裔以形家言廨右地空
闊氣散則財不聚乃建祠于中又搆巍樓五楹兩淮鹽
政伊齡阿題其樓曰景賢以適當董子祠前故也有記
勒石堂中祠故有畫像曰董子像移像于樓而祀之道
光二年運使錢寶甫視所畫象緋袍而鶴補乃明時衣
冠以爲當是節愍遺象乃旁稽志乘以樓祀節愍而爲

之記勒石題襟館而董子祠如故道光十七年桐城姚君瑩以廉慎綜練權運使事謁祠下訝其神位安置非所因移位于中發其羃而井見寒泉泓然然後知毅魄所在人不敢褻而爲此也爲移祠堂稍前空其屋爲井闌樹碣焉節愍之象持之有據從死之跡又昭然著見則節愍之祀於斯樓宜矣而井復爲井去其訛存其實董子之祠亦復於古夫英靈之氣焄蒿昭明久而必發而祀典所舉昫爽睢昧或疑于其義必有人焉以其祗肅純懋之誼穆熙端懿之誠爲迎而存之蠲而秩之而

後樓者以宜疑者以斯茲祠茲樓茲井至今日而照燿爛朗者固因乎其時抑亦幸遇乎其人也記之以詔來者

瑪瑙泉別墅記

北山多名泉瑪瑙泉在廉將軍墓左孫景賢上舍嘗別墅焉泉上出精瑩可鑒上有佳木喬枝互翳豎方塘引泉貯之築小亭于其中敞牖四達芙蓉被波纖鱗唼緑水溢東出潺然瀉石上下導小溪曲折數里達于肥泉之南結廬數楹容促坐蓋嘗之而未成也負阜接磴屏

擁紫演而帶肥水悄焉西邁焚湖渟渟鮮碧無際外則交横阡陌方疇原隰秋場可築春蔬足供依巖弄泉則危樓複堞馳颿宿艪時明滅于青林之表遠不絕迹近不涉囂亦閒居之勝賞矣余讀水經注壽春城郭左右自長瀨津而下有山淵寺解南精廬西昌寺曲水堂皆擅山水之勝當南北戰爭之時此爲兵衝而名藍傑觀曾不隳壞酈氏崎嶇戎馬無廢讌遊而文筆之美又足以發揮幽奥潄滌巖壑每過北山未嘗不慨然思之夫山水之華澤天地之所含演也所以滌暢靈明舒寫仁

智方今安甯日久民氣和樂弦誦之聲盈耳而名勝之地祗益蕪塞風雅或少衰矣余嘗以春秋佳日攜賓從至泉上仰矚雲嶠覩八公之奇蹤顧尋壘培想謝傅之元致解骖息陰往往淹晷景賢乞爲之記因欣然書之深望其墅之成也嘉慶甲戌二月

藤花吟館記

凡言今日所寓之境所觸之事明日已爲陳迹固然然達士遂以爲雲卷風馳不足把玩則亦何物可以留思何事可以繫心哉唐李公文饒自從官藩服以至身都

將相勳績爛然後世稱賢者其平生每拳拳其故時平泉別墅題寄歌詠皆銘之於石噫斯豈耽泉石求逸豫之爲乎其任天下國家之重每飯不忘正其立心不貳由乎純常隨所寓所觸而自有肫然相待者也夫德之盛者則情無不摯情摯而文明焉斯亦古大臣所謂克勤小物者矣今方伯梁公刊其詩章自通籍以來迄歷官淮海之作題之曰藤花吟館詩鈔以其本示兆洛而傳命作藤花吟館記吟館者亦公昔時之平泉然文饒歸自宦遊垂三十年不復重遊而平泉花木固無恙也

若藤花吟館兆洛雖辱爲公後輩非特未獲從公讌遊一覿其締搆面勢花石之勝而且久以質之他人則宜其無繫於懷而猶不能釋者非情之摯乎而豈達士之概可量也哉文饒花木一記誇異矜奇有意搜剔論者或以爲盛德之累公則於景物花木之妙麗精好一無所及徒曰藤花吟館藤花吟館云者以示無忘在莒之懷耳其清節高韻超乎文饒之上矣故亦不復戔瑣以請於公求物色而書之異日者公之功名垂於無窮則斯館題寄公雖不自銘於石而銘之者正多也

菜根香室題壁 代

菜根香扁額者前巡撫某公之所署也在使院之後屋五楹而翼以三楹之軒地縱可百武廣二百武後引小溝傍溝積土爲阜案演膏潤可樹可蔬嘉慶十九年余始受事徧閱廨舍至焉則蒿長于人蕪穢穊積溝既塡淤雨則溶溢上階屋岌岌欲圮盡廢而不治者久矣惜其若斯也乃修除之濬溝使深量高下之度節以閘瀦爲曲池以其土增小阜之高而紆廻之稍去菑翳益樹梧竹桃柳數百穊花數千皆於治事之暇率賓從從容

啜若指揮童奴灑掃飭治屋不增舊徑不更蹊役不及
民廬不勞已無費財無曠事蓋三年于茲殆日以爲課
無所爲作故亦無所爲成若繼此以往卽多歷年所此
課亦竟無止時每一偃仰見草木茂悅禽鳥下上間然
如在巖谷覺清虛之氣來與心會迴憶接人應事時以
襍沓失之者於此相較不啻如夢方醒所以每樂之而
不厭也而又念一樹一石一花一草其措置之向背生
機之衰旺陰陽燥濕之宜否但隨其自然而以意消息
之勿驟更而數變勿朝祝而暮撫則引以歲月皆有可

觀所謂不見其長日有所增往往如此雖然前之人之廢而不治者其所治蓋别有在也而予乃役役於耳目之間也耶若夫古人所云養樹得養人術則其功尤大又非予之所敢幾也余滋懼矣巳卯閏月拜移撫粵東之命瀕行識于壁

葛嶺園題壁

此容甫汪先生委化處也抱經盧先生祭文名園高枕山莊雙植竹閑栢堂風流永嗣斯園爲粱山舟侍講祠宇于我乎殯正棺中楹一時來弔如頤谷孫侍御以文

鮑孝廉芑塘張聘君諸人生芻无庭素車絡繹殄瘞之感吾黨同聲矣淵如通奉詩我到西湖痛師友一尋宿草一招魂注時謁盧學士墓及訪汪容甫葛嶺圖捐館處夫釋迦示寂叟思雙樹東坡旅殯亦記藤花芳聲所遺雖久不替令子熹孫比部歲時展謁思刊石壁門以永斯跡屬予書而記之

陶氏復園記

昔人謂洛陽園林關天下盛衰蓋其關於一家者可無論也夫衣裳栖棬子孫猶固護之况釣遊所寄封殖所

加葺以世守之義豈宜聽其失墜者乎吾鄉明中葉以後頗有園榭之盛如吳氏之來鶴莊蒹葭莊青山莊國初則楊氏之楊園陳氏之陳園類爲裙屐所集來鶴蒹葭早廢楊園陳園予幼時尙得見之亦且頹圮矣惟青山莊歸張氏加繕治稱名勝然不數年蕩爲魁陵糞壤抑可感也陶園故唐氏園也荆川先生嘗讀書其中無崇臺邃館珍石奇卉傍水因樹自成清華其後數易主而艾圃陶先生有之遂羣稱曰陶園云艾圃先生沒子孫不能守轉售又易姓道光九年先生從曾孫爵堂

乃贖復之葺其荒圮而更其名曰復園易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艾圃先生于未服官之日卽居是園宦遊所至惓惓注思及其歸老藉娛暮景今彝堂則以投紱歸來而復之將以養閒林泉入而不出艾圃之距荆川百四十餘年彝堂之距艾圃亦百四十餘年往復之運殆有默定者乎蒹葭來鶴諸園湮沒無跡斯園特以荆川故居傳至今君子之澤也吾鄉自荆川先生以治經治史發之于文章實之於躬行赫然爲學者宗邇來三百年矣流風餘韻日益凌夷幸斯園之尚存過隙渡

者憑弔遺跡而追慕之庶幾有聞風而興者焉如艾圃先生之治行卓越文章爾雅眞足以繼荆川之躅者也然則艾圃先生之居是圃也復荆川之初也𫑡堂之居是圃也復艾圃先生之初即以復荆川之初也此其消息之故當必有揚芳𫑡振嘉賓日起有功以紹前賢之墜緒者乎𫑡堂之志於是乎在矣而豈第以是爲一家之盛衰也

隱眞居記

張茘門式自無錫僑江陰之華墅奉母以居躭書畫以

獲名其所居曰隱眞以書索記於予且言曰我孤貧無饘粥地而不敢取給於人懼趨勢利役寵辱而失吾眞也是以甘心潛居窮閻挾所能以自食迄今二十年矣事日益狃心日益恬妻孥熙熙雞犬閒閒庶抱吾眞以終焉予曰古之自謂無求于人者特憤世之激詞耳吾身所須無一不資于人以所有易所無人所同也而遂以爲無求此孟子蚓操之喻也且眞與否不在求吾攜筐而入市視良苦以諧價目揣而心逆寡而競多而矜不能無爲誘也而眞莫甚焉吾擅書畫以待價而之以

古醫權之以工力取之者不盡知也工而賤估拙而貴
價利市而已吾之心遂能無不眞乎徒以爲省搆鬬安
幽獨自適已事而已此若樂之所辨而無與於眞不眞
者也吾子亢意厲行泊然寡嘗無亦有不得于中者乎
不得於中卽其眞不全莊子曰古之眞人脩然而往脩
然而來愛而喜之忘而復之獨成其天而不以已與焉
夫而後芥蔕空而渾然入於大同而後熙熙閒閒之樂
不在耳目而在心胸也因復書以廣之卽以爲之記道
光丁亥十一月

海棕花異記

物產之衰旺每關人事休咎蓋和戾之氣所感然也往代如荊樹復榮枯柏重生往往而有懷衛城西有性園王星來司馬所創而江背山花木蓊翳地不過十數弓而蹊徑曲折館宇玲瓏爲登覽勝地名人多題詠之亭前有海棕一株紅幹聳立頗爲奇觀司馬沒園漸蕪廢海棕忽枯死久之司馬之次子近仁上舍悲墜先業乃摒擋而復新之煥乎如其舊而海棕亦復欣欣以向榮距其枯死之歲蓋已十二年矣則豈非天地之氣與人

氣相為流通無廢則為枯槁興盛則為榮茂其理固的然而不爽哉然則上舍能繼先業彌益光大可於此卜之也予以其可以為守先業者勸故序次上舍所言為記以貽之

趙收菴先生行藥圖記

收菴先生既嬰纏偏枯之眚端居養閒散帙送日據榻危坐默然自怡子孫能以色養調藥餌時節宜起居愉然里中承學小子每拜牀下質疑考業先生循循誘導口講指畫無廢也素喜賓客以病不能常為十客具猶

時時集知舊朋尊促席流連道故凡所詮說軼聞揚搉風軌者皆足以記惇史備文獻良辰佳時或相招遊勝輒欣然呼籃輿命子婁扶掖以往侍先生者莫不以接顏色承咳唾爲幸而先生亦歡笑旅語忘沉疴之在體也江陰畫士張長生爲先生寫行藥圖蓋晉宋閒人服寒食散者必强步以節其氣其於先生非事實然扶攜游覽其意致固相類抑又以服食消息和理日濟用彌長年私致其頌禱之意云爾圖中擁病臂掖而前者子婁也繪是圖也以道光二年二月十有三日是日侍飲

於先生者徐準宜丁履恒陸耀遹周儀暐魏襄兆洛與焉先生命為之記

同車圖記

露車一轅中馬左驂驢跨驢而從者三車之中白髯中坐者子常仰而與語者卿珊青兆蔽耳側坐露半面者宛隣若士對之舉手若相語若士之後左山子右彥聞紹聞背宛隣坐撚鬚若有思善之坐右轅回首與伯恬語孝逸曳一足坐左轅若與驢背人相盼也驢傍車而行後前為彥惟後則贊卿竹吾並而語竹吾拄鞭若聽

者馭夫結束傍右轅而趨揚鞭而顧若指示車中人者
爲保緒先是張君懷白爲諸人各寫照欲彙爲一圖又
欲俟宛隣之歸併圖之會宛隣自京師徑赴山左不復
歸懷白不識宛鄰故爲側寫不能求似也餘人則栩栩
如對面矣他日相思但一展視亦可以稍釋痗痗矣夫
子常祝大名百十宛鄰張二名琦若士丁四名履恒紹
聞陸九名耀遹卿珊莊四名綬甲伯恬周大名儀暐貫
卿魏大名襄山子吳五名育保緒周二名濟孝逸管大
名繩萊彥惟張大名成孫彥聞方大名履籛竹吾康大

名兆奎善之鮑六名繼培此其齒序也竹吾山西興縣人善之安徽歙縣人山子吳江人子常江陰人保緒宜興人餘皆武進人道光二年正月集於常州之東坡舊館再集於揚州之静修儉養軒三年三月屬懷白畫此在吾家枕芸書屋其年十月裝於江陰暨陽書院乃記之時孝逸竹吾善之在京師贊卿在雲南宛鄰在山東山子彥聞在河南紹聞在浙江卿珊在安徽保緒彥惟在揚州若士伯恬家居不常見見予記此者子常也

季仙九天香常伴圖記

仙九季君館甥於王氏所居有桂二牡丹二因題之曰兩兩天香書屋其後僦屋別居宅中亦有牡丹二乃補植雙桂而名之曰天香常伴屬張君懷白爲之圖而貌其友七人於圖中樹石間兆洛與焉其圖仙九持一卷而前令子隨之就坡陁拂石坐着四人式亭夏君當其中春江劉君面之其左爲賡颺祝君與蕭公子子滂對語其前危坐石牀上捋白鬚者子常祝君也兆洛與循陔夏君坐其右其上桂樹其旁襍花夫同心之臭味芳於荃芷藍於襛華仙九將取諸此以爲伴乎則靈均涉

草美人之思也已抑又思之仙九外舅儕嶠侍御以能詩負盛名外姑莊夫人亦嫻篇章譜若琴瑟故仙九夫人風雅繼踵齊聲鮑謝而仙九倚冰清齊玉案若蜀江之競錦閨闈之疊珏其為兩兩天香誠可誇美今侍御與夫人相繼彫謝仙九獨擁德曜聯吟眉影此又常伴之可為誇美者也而惓惓苓苕掇拾細瑣此豈足以當之乎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又曰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則請為仙九賦野有蔓草之詩可矣

康竹吾主客圖記

道光元年蘭臯康丈以奉諱墊居揚州予從焉未幾丈遷太行予與竹吾及鮑生善之居時朝夕聚首則保緒修存次貽而山子伯恬曾容彥惟亦時時至揚州交相見宴語輒竟日懷白亦以繪事留揚州因屬圖之以誌一時雅故曰石室藏書予坐阜比助趺石榻上旁曲室皮書皆滿竹吾挾一策前若欲質予而藏之曰竹磵鳴琴竹吾坐磐石置琴於膝而撫之修存並而坐伯恬持扇若聽彥惟坐稍遠方臨磵濯足其後撚鬚若思者山子也曰松石幽盤曾容憑松根坐岩石竹吾對之坐若

酬對曰秋林宴語次貽善之竹吾列坐石磴依樹陰次
貽方揮手縱譚二人聽焉曰班荆說劍竹吾與保緒席
地傍長石几左右坐有鬈鬚亂髯士奉劍侍莫不意度
嫻雅神致欲活也圖未成竹吾去揚州留圖懷白所屬
其成之忽忽十有餘年而不果也藺阜丈騎箕去竹吾
旣免喪存故舊于吳中始趣懷白畢之而屬記於予乃
追記之如此道光十有六年也噫嘻人世之遇俯仰百
變試覩圖中之貌已各不自識況其他乎而氣志之間
猶得微辨之君形者存焉耳夫形形者不可狃而君形

者未嘗亡圖中人幸無恙然落落星散思復合豈可得哉深願諸君圖所以不朽斯圖者也蘭臯丈往矣安得舉斯言而質之

似山居圖記

莊子曰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不得見其眞而偶見其似則中心所結也心有所結則于其似而疑爲眞久之則似也而竟以爲眞矣觀濤翁居無錫湖山秀美之鄉而遯隱于江

险闠闤闇塵坱之埃𡎺湫隘之喧唧其能不動思于湖
山之觀游覽之勝乎於是見坳垤則以爲高𡺭見灌莽
則以爲林藪覽所見無非山者由其胸中邱壑之致煙
雲之美實有得於心而愜于意者隨目之所寓身之所
接皆可以作巑崖突兀觀也于是以似山名其居因爲
之圖使令子維楨索予記之予以是知翁之性深有得
於樂山之仁者而世路之平陂不足概其中也爲欣然
書之

祝子常瓣香圖記

子常先生繪一圖肖其貌旁繪一車若自遠道來者至此舍車而徒車夫拱立車傍自持瓣香前行别一僮捧劍以從名之曰瓣香圖余問瓣香何人曰凡我心所以爲師所以爲友者皆是不論古人今人也以車從我者我所思兮遠莫致也茫茫前行不辨何往將上下而求索持瓣香者至心鄉往之也鄙性懦而寡斷從之以劒者韋弦之義也嗚呼先生之意可以想見矣先生識卓而行古其所師友于古人者大畧可見其在於今則劉卤亭張臯文惲子居丁若士皆是也居恒相見箴規所

哀歌哭無端不相見輒思之結于夢魂此即瓣香之義也圖既成不數年而先生歸道山令子爾英請余記之故憶前所言識其大略如此距先生之歿又十有三年矣天下良友復有如吾子常者乎思之令人肝腸斷絕也願持瓣香隨其後而已道光十九年夏六月朔

陳雲乃譚藝圖記

自古良有司政事修明未有不加意于文學者也漢吳公守河南召賈誼置門下文翁守蜀常選學官童子使直便坐受事小吏開敏有才者與之飭厲遣詣京師受

業博士數歲有成就還歸以爲右職而司馬相如韓出焉班史言至今巴蜀好文學文翁之化也雲乃以通守權江陰縣事至則延訪士俗激厲學官弟子而誘進其賢能者邑之書院曰暨陽先生親課之時褒賞其尤者又以公事之暇講求士習就教諭訓導兩君諄諄勸掖兆洛忝主講席亦得與焉因繪書院平素講習諸生從游讌集之雅爲圖曰譚藝先生憑闌教諭顧君侍敧立於左若有所自理初俞先生並而坐旁案則訓導劉君筱山及生甫手先生與並坐者兆洛也宇下有二生君

徑迤而有所待者左爲蔣生形右爲朱生景昌自外曲折循石徑陸續至者首爲六生承如次則夏生煒如又次則承生培元手執卷並承生行者爲夏生灝最後則周生賡良有童子奉書帙以從恂恂魚魚師友晏衎神理澈朗竹木亦率皦邈維肖邑人吳生儁所作也毛君嘉定人續學能爲韓柳文章俞君欲人博雅淳明恣肆于深寧叟之學皆先生客也蔣生陽湖人負笈從余遊與諸子常集故并圖之夫先生承家世文學淵懿恢諸攻理栽植奇俊抗揚風雅此諸生中必有賈誼司馬相

如者出而當其選焉則亦何讓與公文翁竊願以此圖爲職志矣圖成武進李兆洛爲之記歲在屠維大淵獻道光十九年也

心香曲彔記

江陰縣廨廳事之西有閒館前置花石後臨池池廣如館池中央甃臺廣如一楹草宅之不可登也雲乃先生架木於中楹之後而接之施屋其上從旁而覘比舍如趺所搆巍然如花心入其中屏攔折旋八窗洞達予因署之曰心香曲彔蓋先生盡心于民隱曲畢達凝香燕

擬此焉存錄取適異乎小眠起草同乎精思不可以無述也道光戊戌年

附書心香曲彔跋尾

墅乃先生涖江陰葺臨池一室爲鳴琴所兆洛題之曰心香曲彔既書而額之矣又以此可爲玆邑之鴻爪不足當隨身之行看請別書焉夫香爇清夜曲室麗居所至有之而心字香燒曲通仙彔光他日功成林下之宜也謹書而識之

宋十八高眞卷記

此十八高眞卷淳父先生所藏宋待詔劉古宗筆也按宋鄧椿畫繼第七卷屋木舟車門有劉宗古云宗古京師人宣和中待詔官至成忠郎亂離後歸江左朝廷尋訪車輅式而宗古進本稱旨除提舉車輅院其畫人物長於成染不背粉水墨輕成但筆墨纖弱耳此卷署欵與畫繼所言皆合而名則倒其字宗古他無所見或公壽偶誤憶之抑寫書者誤倒之耳畫繼宋刻本不可見若畫史會要書畫圖譜等刻皆襲公壽原書無能核証也水墨輕成可謂工於肖似纖弱亦誠所不免其爲提

舉眞跡無疑淳父先生語予云距所居平餉村北里許
有唐崇福寺覩其梁間有橐而藏者問之寺僧莫知也
乃取發則此卷先生曾爲僧楷書心經梵咒又爲作塑
像酧僧即以此報焉先生伯祖北溟先生雍正三年曾
宰江陰有遺愛載邑志循吏傳縣之西曰青山其東南
兩峯間有白雲菴志稱宋時建俯瞰大江掩映城郭遣
挹花綺秦望諸山之勝與題畫跋中所謂沿江尋幽偶
住白雲寺者正合當是北溟先生宰縣時得此於緇流
歸而即以布施於崇福者趙璧復歸此無足異而先生

視學江左節院即在北溟先生涖政之區先生適攜是卷以來將無北溟先生之靈尙眷念於此邦之人而先生之惠澤將踵武於前脩也德益博而益遠物愈傳而愈光則此卷且爲和弓垂矢與宗彝而並珍矣敢誌卷尾以俟焉道光戊戌二月

歲寒堂夜課圖記

北江先生孕璵璠之寶鬱龍鸞之文激卬砥節領聞踔絕而少孤于難早失所怙實煩聖善之訓躬導致化以究成厥休既鶱奮霄漢置身日月逝追斷織勗勤之始

爰爲機聲燈影之圖思深於目體悲同于耻舉當代鴻筆之士臚芳闡幽巨藻洋溢赫燿縢冊邁越前古非太夫人之師豕山則不足以佑啟先生非先生之刻意厲行不足以振發太夫人之甘節迄今儒林翹秀禮宗姬姜聞其風而慕其徽者炳於丹青矣先生有側室鄭之子曰嶠孫生四齡而鄭不祿先生命諸母邵爲之母又二年而先生亦捐官舍嫚嫚未齔慘慘銜恤何辜於天獨爲鮮民受賜拜在耳之言腹我非諸兄之任雖生由慧穜了了少時而名駒猶龍新犢勝虎耳吾之弱好弄

難禁孟氏之鄰嬉遊亦慣欲責少成自然之性伊惟保林艮使之功邵母則裹誠資身撿押不誘擇嗜先業擇樂先習昭隄見戒愼東省微蔭之以祥務致其福蓋不特護覩燠寒節適飢飽周客齊栗而已齡孫得是藉也求衣就學在傅不勘潭思銳志日升月我發德於巾日成名於鵬辰碩乃感激艱苦惻愴隱約寫歲寒堂夜課之圖端夫孫章萌于桂蘖智慧發於疢疾覊心生於在莒和氣回於吹律齡孫方將膺保明德比類百朋廣厚其心以固縣之愼成端正紹休先生之令緒不廢其會

節以抗邵母之嘉績帥家大夫人度之於軌儀然後啟前哲之典圖觀其彝訓廸高矩躡遐蹤將必有會和吐氣陶泳繼聲乘風戢響紬繹而未已者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又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庠隆勵成之基章譽著育之致世濟之盛美有煒之英譚于是焉在

養一齋文集卷十

養一齋文集卷第十二

武進李兆洛

碑

常熟三閭大夫祠堂碑銘

常熟屈君某營三閭大夫祠堂既成謁諸有司春秋之仲官爲致祭自序其堂庭面勢及經始落成之年月介予爲文以碑之夫斯文之入人心也深矣哉遠而彌新久而不厭動於所不容已而天下莫能自外焉則天下俎豆之矣六經皆言之精者也子獨曰不學詩無以言

蓋文之溢於情者惟詩爲然溢於情故假於物以將焉博其詞以充焉宣其鬱結通其志氣非豐於詞而華於章者不能故凡文之豐於辭而華於章者皆詩教也屈子深於詩怨慕悱惻以自理其性情而後之學士大夫有屈於志有鬱於情不能自通讀其辭則不啻怡然釋然者皆詩之所爲教也故竊以爲屈子有功於詩教甚鉅宜與韓嬰申培並祀兩廡近世士大夫號能詞章者就所愛以相尸祝若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陸游之倫所在飾館宇相奠醱而三閭之祠惟楚中間有之他郡

邑無聊焉茲非關乎屈君托胄荆芋篤念追遠誠大夫之神所宜憑依而予獨以離騷二十五篇明天道達人倫紬繹聖籍以誘來學其肆祀聊享爲宜先於唐宋諸賢也爰爲銘曰

禮幹樂葉芳華在詩孕以光嶽毓於伊覡勾軋乎意蕆豨吐辭英藻紛詭道無參差風首南音昌於正則媚郢明志憔悴窮愊荃察拳拳鳳詒惻惻去聖非遠求芳無極胄經帨宗大敵昆雲豈曰文章以性道尊齊魯傳事毛鄭詁言於此寂寥於彼鍘邈高陽孫子肆予肇祀度

蘄有虞饋食稽禮高堂邃宇烹魚酌醴洎吾南征豈必沅澧南沙之阿巫咸婆娑虞仲放言子游絃歌山兮陂陀有茘有蘿水兮會波有芷有荷靈兮宴娛是笑是睋凡能治經綴葉諦涤灑掃拜跪宜鄒魯姬權輿在茲溝海淳制

鳳臺新修縣署記

嘉慶十三年予始受事鳳臺環視廨舍悉傾圮壞廢冗末暇理也十五年二月以狀請於藩司願借欵葺治而歲捐令之養廉分十年之積以償庫報可以六月經始

九月竣事估工用白金千四百兩有奇迄功之成也實用鏹二千兩而贏焉官舍如傳舍自古慨之而縣治爲甚抑於鳳臺尤甚之甚合非能長子養孫也數歲率一遷耳去之易故不甚惜簿書猥煩既無遺心餘力以經營其居計令之當出積一歲廉俸不足以支一月復節縮而營其居是亟累也鳳臺之治倍劇於他邑斷死罪以十數吏民疲而訛法日斷斷於庭一不當則訐告長吏備書火急費用無等得官者輒朝聞報而夕欲更之矣故曰甚之甚夫示民之道先之以整肅敗氣日積陵

吏無等威則恭敬之心不生矣況亟之以畏葸郄退項項然若不敢望望然若不屑則民之偷而玩野鄙而安自棄果孰使其然也哉粗記歲月列其工費欲後來者有所循也

重修鳳臺縣學署記

雍正十一年分壽州置鳳臺縣因其故學復設訓導爲鳳臺縣儒學訓導其廨舍舊在學宮西南隅與學正署並盡自康熙三年裁減教職其署亦廢十六年復設訓導爲書吏不肯不能正其基址乃別搆室於學宮之左

數十步隘巷中卽今之居是矣夫官有守禮有宜官得其守謂之序禮得其宜謂之義故師儒之室附於學宮之內宜也嘉慶十七年州人孫氏修學宮旣訖以屋宇弊漏殆不可居撤而新之凡用泉若干工若干甎甓木料共若干始某月日落成某月日適江陰莊君來爲學官招生徒朝夕誦藝其中斷斷焉孳孳焉吟誦之聲旣盈耳矣倘安知其在隘巷耶後之人卽是爲守之其亦可矣因刻其房屋基址於石

修建十議橋碑記

已巳夏余行縣之西北何塘集有橋頹敝危息於其里人孫暖家孫固以善人名於里余曰橋闕幢往來之道敝壞若是爲行旅病盍新之孫唯唯今年春余以觀春稼復過焉橋已新矣孫暖前言曰縱若干尺爲若干孔計費緡錢四百千計工八閱月皆俠力於里之人其經始十人實倡之幸其成因私名曰十議乞爲記鳳臺習俗怠事而玩法田不墾治道茀不除堤不完溝不濬彌望荒蕪之氣每行縣屬輒爲嘆息痛恨禁之勸之諭之誘之而幾敝矣卒莫之應也聞有懲毖興造既經謀始

經理指道人人皆以爲宜然及勿工庀材又或參差不前甚者狡獪誣罔反從而掣其肘葢慮始之難如此今孫能偕其里閭趨事不煩蕫戒而成善足以䔥其里矣夫人心無不同十人議之而合則千萬人議之無不合者固宜其功之成也因欣然記其經始落成月日使後來者有考凡出資勸成者列其名於碑陰嘉慶十五年月日

新修扎門橋碑記

嘉慶十一年五月初三日鳳臺縣監生張志儀以狀謁

於縣曰城之北門外舊有大橋自明以來屢屢修葺久輒圮壞爲行旅病志儀願自率其族出貲修之前已得請以去年二月興工今年三月工竣計石木工匠人夫之費爲緡錢三千一百九十一千有奇謹上簿賬求鈞考具案知縣事吳層雲嘉之將上其狀於大府未及而去官夫成梁除道政之急也興舊舉壞猶之善也是橋之成也久經一修葺則勒一石昔之人非以爲善示而已將使或遵或因相繼續於勿替也故爲刊碑附於劉儋王棠諸君之後嘉慶十七年九月日

豐湖牐碑

濱湖七坊環百餘里之水皆仰此牐洩之定以十一月開放盡二月堵合其有非時内漲及甚旱需外水灌救者則隨時量爲啟閉别條定事宜爲成書授之七坊之民矣牐之底與湖底極深處平高十六尺廣十尺入十七門寬十二尺向乙兼加卯計用面石四百丈裏用不等石八十萬觔鴈翅用不等石七十萬觔木六百本牐板二道石灰五萬觔灌用米汁水千五百觔兎石匠千五百工役四千六百夫大都用錢二千五百緡工創於

季春迄於孟秋司事者胡章民胡燮蓮曹際雲史策史心齋石淩雲魯耀庭何大年魯淩淸李鳳詔造牐匠王美刻字徐鳳庭爲之銘冀不朽銘曰

人生惟勤生乃植爾田爾宅惟爾力日成斯功實斯穡深溝浤浤岸巖巖原平隰淸雨暘節自今歲取千且億日完月修保無斁民無寇偷吏無賊子子孫孫食爾德

附蕉湖溝牐始末　蕉岡湖上承穎上縣界之雙橋集長湖灣一帶高阜之水陂陁旁集外濱大淮地勢窪下淮水漲則溢而入湖雙橋長湖一帶霖雨驟集

亦嘖瀉入湖湖周四十餘里有高岡環之岡所不匝之處築壩以禦淮水凡十餘處居民無遠慮不能隨時修葺半致廢壞淮水至輒灌湖并淹民田兆洛以十三年到官十四年春巡視縣境至湖中時經十二年淮漲之後湖水積而不消中間俱成汪洋湖邊二麥甚長發因急命居民增築各壩以防淮水驟漲復爲周視環湖地形湖勢雖窪然若於秋冬淮水消落時放水入淮則湖中之地俱可涸而種麥於春夏淮水長發時引水入湖便可蒔稻若徒堵壩以禦外水

則潦無可洩旱無所灌必造牐節宣之始可歲收其利又諮訪土人知上流黃家壩以上向有催糧溝一道以道高阜之水入湖今溝形盡淤上流水無所洩一遇淫霖高原之水驟下平鋪直漫傷稼極多亦急宜開挑以資暢順計兩工之費非數千金不能集事而經費無所出甚患苦之其年夏頗旱湖中積水處雖汪洋彌望而深不過數寸居民因蒔稻於湖心其秋大稔民所蒔稻本係官地向無界址但視力之所及隨各人宜便漫布之耳比將收刈也因鑿起而爭

之洶洶然欲集衆械鬬予聞之親往勘焉湖中之稻

彌望數十里不見其際雲黃鋪地畝可數石收厚利

所在勢不能禁又恐聽之而益爭因諭令凡種湖地

者分所收三之一爲造牐挑溝之用以平不獲佔種

者之氣其所收者卽備於湖民有力之家令其糶錢

以供經費計所收穀凡二千餘石十五年春采石募

匠造豐湖牐時穀價傷賤糶錢不及二千緡予又捐

俸以足之麥秋可五六收不征其租令種湖地者出

人夫培築各壩至秋而牐壩各工始竣乃挑開湖口

淺塞盡放湖水合泗其上流催糧溝舊道侵佔者鑿而出之淤淺者滌而深之又於湖中窪處接催糧溝者舊有中心溝亦皆淤平因接挑大溝一道自東抵西直抵小口溝出牐即以所挑之土堆築兩涯為堤合水有所歸以絕漫淹之患

新修東嶽廟碑記

五嶽於天下最尊泰山尤嶽之尊者故書云岱宗傳者曰東方陰陽之交萬物資始為衆所宗也道家者流遂謂東嶽主生能為人延壽命廟祀遍天下鳳臺北肥河

之厓有白棠村其建東嶽廟也云自漢伊始不可得詳也兹土自漢以來歷爲兵爭區人習干戈承平無事無所用其勃㗲之氣睚眦言語往往挺刃矢相併視性命如草芥殆與神之行逆反將神醜其德弗之恤耶抑事神之心有未至耶夫吾儕幸得天地之貴氣而爲人又幸生太平無事之時得以安居暇食服習禮義則所以平其心養其氣以厚其生者宜何如而顧妄逞其暴戾以自戕賊哉吾民其無屑屑焉以求福而惟求所以致福者以當乎神之心而無失乎事神之意則神人永有

賴焉廟僧洪深修葺廟屋籍其莊上之官將刻石以垂久故爲著籍勒禁於碑陰而特揭神之德以詔示之使自知其生之可貴也嘉慶十七年月日

黑石潭順濟龍王廟重修碑記

嘉慶十有八年秋七月旱田疇龜坼禾菽焦暵赫曦當空農夫怨咨靡神不禱甯莫我聽余則齋祓至於茲山跪拜而祝之既三日雲陰曨矓清風滌煩飛揚旌斿神靈惚恍雷電震煜甫澤滂濞四野沾霔枯濡槁蘇歲以有秋民用歡躍茲山靈湫厥名黑石元時封順濟龍王

至正三年安豐路總管張謙禱雨而應會碑其事自爾以後禱而應者屢矣不勝記亦莫有記之者夫百神者分天之職者也天之心愛人而神承之天之有旱潦疵癘非天心也陰陽之氣之偶乖反者也天廣大而不能遍則天之憾也神承天之施以導其和而弭其沴故天下之待命於神也猶其待命於天此邦之人頗怠於耕作仰天澤以爲豐歉雨暘稍愆則焦然塈愁神都於此安其寢處長養其孫子時遊其野不聞怨呼之聲固神之所樂者也此其所以禱而輒應也張謙碑已歆斜灌

莽閒爲重立之翼以亭因刻其事爲享神之歌使我民
歲時歌之以樂神歌曰
巃嵸芳兮山阜石積巇兮風饕俯靈淵兮窅深洑是守
地戶兮羣神所曹神之都兮晉著茸荷屋兮擁蘅茝貝
闕兮珠宮曠彷彿兮淮之涘神之遊兮登天門從螭虯
兮朝玉宸鏘佩纓兮接天語爲我民兮訴愁苦民之愁
兮天爲憐逮天澤兮神所專雲車兮風馬相從兮來下
頓飛轡兮故鄉羌仿徨兮四野澤流兮滂滂沾原隰兮
被陵岡雷靐靐兮不怒電爍爍兮空光許給豐[illegible]穰以

祇候兮妖魅跳而遁藏揭升降兮神勞止我民歡兮天啓仰造物兮太空歸荃宰兮神之功摯牲兮列祖傳芭兮坎鼓神淹留兮客與年屢豐兮肅告禋歲將事兮罔不實歲復歲兮年復年神與我民兮宜子宜孫

移建奎星閣碑記

天下都會之地大抵山水之氣凝結蜿蟺奧衍而洞達其人才之生科名之盛視旁郡邑必有加焉蓋鍾毓之理然也安慶安徽之會城也而科名寥落且不及旁郡邑或以爲阻山而逼江無平原廣陸爲之開拓又無盤

互回環之氣以孕之鳳氣畢露雖有雄峙之勢而秀美閼如也城故有文昌宮在西南隅其後爲奎星閣規制仄小歲久且圮形家者言由地勢卑下又所處非其方位宜於宮之西南隅就高阜而擴之邑之人士皆日然遂如其言而剏建焉夫地之能爲靈也亦言之有據持之成理者也雖然吾行天下多矣齊魯雍豫神聖賢人之所産今或絃歌不聞矣臨安番禺擯於東海之濱而冠蓋濟濟焉以安徽言之宿州故沛國多經師潁州故汝南多亮士今兩地之人士氣習竟何如哉而徽郡僻

在嵩山之中游晉間未聞有達者而科目且甲天下將
地之靈與否固有時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誠有
一二讀書嗜古之士生於其間以開其閭見轉相慕效
移易其風氣亦何有區區堪輿形法之為哉余於此有
厚望矣人之心不動則不靈不思則不得不愧則不奮
今人士歎然於此歟者心動於科名而思之且以不如
人而愧之也既有所動焉而思之而愧之則砥礪於學
以植其基廉隅其行以端其本觀摩於師友以底於成
由是而奕奕於聖途翩翩於文苑英賢日生為當世所

指縻使後人循迹以為美譚曰吾郡人才之生科名之盛自移建奎星閣始也則豈非有志之士所宜自奮者哉余固將企踵以俟之矣

暨陽書院增置經費記代

書院所以維學校也學校無廢興而書院之廢興甚易邑有好禮之富民同志同力者多能相佽助邑宰復以育才為先務而提倡之則倏然興司其事者或耗其財邑令又置不理且侵漁焉則倏然廢其大較也暨陽之有書院也其前之興廢蓋屢矣乾隆三十年學使李公

鶴峯邑令蔡君澍始定規制公捐銀五千餘兩權子母爲膏火資事克立嘉慶中令君藉事移用三千兩餘亦支用無存而生徒漫廬席頹學使周公石舫於道光三年撥入新漲沙田三千餘畝又捐銀以益之書院始稍可支註事其中丞陶公前令王君姚君所爲記值積歲大潦沙田無所入則司其事者苦累會前所虧者恭大隸於金省按年通攤年久而攤捐款之在司庫者及額邑董貢生某等請具文於藩司傾以歸適希敬來知縣事遵飭仍令分典生息冀復其舊前學使廖公鉦夫又

以沙田之所入者薄而坍漲無常不可爲經久計也思公捐以益之捐洋銀百金以爲之倡邑董州司馬孫殿魁捐洋銀千金繼之希敬亦捐洋銀二百將通捐於合邑紳商使滿三千兩之數合前所領爲六千兩則生息饒膏火裕而生童收課之額可廣具狀存檔於官一切支銷歸司事經理而不假手吏胥程式一定耗蝕無虞而書院可永無廢墜矣故著其事繼王姚二君勒諸石以示來者凡此皆盛德文宗賢明令長邑中好禮之鄉先達耆舊所至心培養經畫盡善者也可不念哉吾聞

之也書院之盛衰視賢才之衆否鹿洞鵞湖所以聲施至今者當時院中諸賢有以振起之也今時肄業於院者無亦有意於斯乎則當爲根本之圖務身心之學篤詩書之好崇誠實之行毋狥私利毋趨機巧毋傻游談毋飾行以欺師友毋惰慢而遠正人庶幾不負尊賢育才之盛心而鹿洞鵞湖之風可復覩也不然以論學敬業之地爲嬉游謔浪之塲閧中而來旣飽則出言不及學行不顧義受糈等於賣文詿籍同於食客則學校中安容此惰游之民媮食之衆以蠹財用而蝕士林哉旣

記其事因以私心所願望者申勸戒之誼焉諸生其勉之矣

重修天水橋記

江陰縣東距城三十里曰周庄鎮鎮有橋曰劉家橋綰挽轄華墅走集孔道明嘉靖時土人劉氏建之故以名焉後被倭橋廢劉氏亦微義士趙淇西獨力捐貲修復邑令吳鼎泰嘉之爲更名曰天水橋從趙郡望也時爲明崇禎元年逾二百餘年來橋復壞行旅不便淇西裔奕松倡捐而澌之經始某月日落成某月日凡用緡錢

千五百千有奇錢無旁耗工無苟飾夫一橋也劉氏爲之而其後無繼奕松乃能不忘祖德辛苦竭蹶以踵前武積善之慶不較然乎而諸君子樂成人善勇於見義尤可見風俗之厚焉鎭故邑之饒鄉自今以往吾知善氣所被日益滋息也記其事以相勗且使後來者有所考焉道光十三年五月

江陰重修文明橋改名文富橋碑記代

出縣西門半里許曰鄭涇河有橋縮東西之口曰文明橋鄭涇河原名季港久湮明神廟三十六年邑人尹嘉

實始倡疏之兵使蔡獻臣建是橋
國朝順治十六年復修昔縣濱江爲治承陽湖無錫諸
湖蕩之委流自申港夏港久不濬滌則大半由鄭涇河
以達江而商帆賈舶越江海趨蘇常者遂往往駢集於
此縣北阻江故南北狹而東西修出西門七十里始接
陽湖界其間鄉鎮十里落百數其民入負販委輸往來
入城者皆由是橋水會陸衝係於民生甚切橋久不治
將圮邑人士集資而新之以道光十三年十月經始逾
年四月落成環請於余曰形家者言邑向時潮汐之入

也卒由夏港出蔡涇折而東經九曲河抵城南水關而入城出北關以輸於江形勢蜿蜒迴合故其時科第鼎盛民居殷富甲於旁邑其後夏港漸淤而潮汐直趨北關氣勢促迫震撼以有鼎革兵燹故康熙二年邑侯何公築永定壩以護北關使江潮不得直射而旁開龍鬚河引潮達鄭涇河環城而南注然後風氣稍得完固今夏港舊流勢不能復理則慎保永定壩回江潮於鄭涇可永永不替庶幾文章之美民物之阜漸追曩日之盛乎廼易橋名曰文富以爲他日讖余曰徒杠輿梁王政

所急邑有司事也諸君子不煩董勸趨之如不及誼甚美博稽故事攷覽地勢以求勿壞慮甚周加意桑梓徧福閭黨不私一己惠甚溥推諸君子之風薰染一邑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風俗日懋紹休聖緒多文爲富以成康樂和親之治蓋無憾也形家之言又奚足云因欣然書之使後來者有考所費緡錢及捐貲在事諸姓氏則列之碑陰道光十四年四月某日

盧莊王氏支祠碑

常熟恬莊之東有盧莊焉王氏居之不百年而與封贈

其先世皆五品官迄今孫曾數十以恩例議敘副鄉科
者列庠序者濟濟盈庭蔚然世家爲邑之望王太原望
也系出宋太常卓南渡時從遷傳十九世曰槐江公潮
自蘭山遷金郡生伯先伯先生世貞乃遷蘆莊子三紹
蓮紹昌紹熙王故方雅族貧素自守屢徙益窶至紹熙
而振起儼大之子三振凡振聲振基振基以例貢議敘
大理寺評事署寺丞
覃恩贈世貞奉直大夫封紹熙奉直大夫紹熙既崛起
即議立祠以妥其先且收其本支諸子繼志而經營之

至其孫曾始度定基址規畫創造迨道光六年而祠成奉太常公爲南遷祖奉槐江公爲支祖槐江以下支庶皆祔焉於堂之右別營宇爲紹熙公專祠采椽樸斲規制咸具稽之禮經大夫立三廟其始祀也及大夫之曾祖以後迭毀至始仕爲大夫者而不祧宋程子論祠堂之制上祀三世而以始祖爲不祧主朱子以爲僭謂止宜祀三世而

皇朝通禮品官得立家廟祭及高曾今王氏於贈封奉直二代之上追祀槐江而以太常爲不祧之始祖其法

皆應禮經且合於今之制又今時宗祠往往冒越錯雜或上追數十世或旁聯數十譜以爲觀美而王氏止及枧江本支不溯荒渺不參他宗尤不可謂不深知禮意者也王氏以新吽著籍再世而勃興則紹熙公之功德必有度越流輩足以庇廕其子孫者依古禮經當爲此祠不祧主而近世迭毁之禮不行則專祠而祀之仿古宗遺意亦可以通禮之變也縣學生汝壽爲予述其事請爲之記予嘉其所措置不背於古與於世俗之炫飾前世以爲夸耀者爰記之俾刻諸麗牲之石始終其事

者振凡之孫汝樂汝駿振聲之子錫疇錫諧錫瑞錫科振基之嗣錫範也

無錫大李墅新建李氏宗祠記

忠定公世家福之邵武而葬考妣於無錫湛硯山嘗廬墓焉其後子孫遂家於錫所居曰大李墅其自大李墅支分者復十數公之祠天下多有於錫則惠山膠山皆有之然皆官祠爲士民致瞻式之敬非宗祠也大李墅宗祠之建實剏於二十九世孫玉田其先二十三世曰循瓛者始置祭田使其後息而積之屢聚而屢散玉田

與其族姓雲若衡山大倫華山天錫兆田韓璟袁其積
橕臺立宇不足則捐其私錢以佽之又不足則糾集於
族之人踴躍將助功以易立經始道光年月日落成年
月日祠宇　向龍山距湛硯山塋所若干里宇三重重
五楹前爲門中爲裕遠堂後爲饗堂每重夾以廡祀起
忠定公祖贈太保公歷以宋史本傳謂公之祖始居無
錫也而揚文靖公誌公考右文殿修撰公燮墓則以爲
邵武人然祀公而追及公之祖禮也既成請予爲之記
夫忠定隆勳茂德彌宇宙亘古今馨香食報不徒藉子

孫之蒸嘗而盛德之祀及百世其緒分系別所以爲木本水源之思者其可無祠宇以爲敬宗收族地乎而自宋迄今綿延七百餘年而始成於玉田玉田可謂知本矣而其爲之也藉積累於前人竭勵勤於同輩其久且勞也又如是子孫誠知其難益培而鞏固之庶無忝於公之後嗣哉抑公之子孫廸公之光而纘之其必有蓄志砌行緗武於方來者焉是又以斯祠爲之兆也夫道光十二年閏九月

六安晁氏增置義莊田碑記

周官九兩之法宗以族得民蓋大宗之統隸屬衆昆弟昆弟之義無分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故有子弟歸器之禮焉自宗法廢而各親其親欲其獻器物歸有餘難矣如是而欲以資不足卽安所得而取之義莊者通宗法之窮者也不必歛衆昆弟之有餘出之予一人存諸公以資衆人之不足期無失乎收族之誼此文正公公溥之量通諸經而可與權者也自文正創之後人慕而效之至今而幾徧天下此亦仁人君子之致爲乎六安晁氏盛族也在宋爲鉅野名宗歸

來子而下門材極盛遷六之第四世曰延燦始捐置公田于宗祠以贍族其孫尙仁尙忠尙衣及其曾孫燕彤燕昌燕鳴燕懷乃倣范氏立義莊定規制繕簿帳請諸大府聞于

朝有

詔旌延燦行義而存檔于官爲子孫守今尙忠尙衣燕懷又以其族之日益蕃衍也積其田租之羨增置莊田倍之益謹規制續修簿帳再請于大府上其事于部部議允行請爲記以貞諸石夫文正致身宰相因時創制

忠宣奕葉種德修明嗣緒其舉之不易也如此宜晁氏世世濟美始克有成也夫創之不易守之亦難范氏義莊所以至今不替者文正之澤也晁氏世厚其德勤任恤而篤故蕃其有賢子孫也無惑焉然則歸來子之澤其可與文正比跡矣夫道光十四年九月

曹氏祠田碑記

古者卿以下必有圭田其田半農夫蓋以身之所盡事其先祖故詩曰潔圭爲饎是用孝享宗法旣隳廟制無等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之禮不明於天下髒飾祠宇後

而其僧梁盛所貲畧焉而已元和曹少參樂山考愚溪系高而嗣於曹別立家廟以祭營式中度垂謨具規置田以奉蒸嘗庶幾楚茨倉庾之詠又推其義類於墓所置田以護兆域歲上祭且培其封又置田曰書田餼本支子孫讀書者曰義塾田餼同祖以下子孫讀書者尊卑而親親敬宗而篤近義盡兼之少參幼貧以軒岐術爲鄉邦所倚賴稍積稍入給事畜同産三人皆仰食焉既營祠宇復經紀諸弟各有守業盡其資性肫實孝友隆而分義明也謁記於余俾世勿替享祀曰祭田百五

十畝在某縣某鄉某區塘田五十畝在某縣某鄉某區
書田百畝在某縣某鄉某區義塾田九十畝在某縣某
鄉某區凡爲田三百九十畝以道光某年月日列其事
并地畝之數具狀於縣縣上其事於大府以某年月日
江蘇巡撫陶公爲給劄俾曹氏子孫世守某年月日刊
諸石

薛氏義莊記

仁人之心至無窮也而不能不屈於勢不能不限於分
惇宗收族仁之大端舉天下能庇其子孫者宜莫如天

子而明之潘祿轉生怨讟勢所屈也舉古今能庇其子孫若與如聖人而周公定禮斷其親疏五世以降便無服屬限於分也而范文正公創立義莊欲以一人之身爲百世計所謂仁者之心至無窮乎自爾以來好義之士踵成模而爲之代有人矣無錫禮社薛氏濬遠翁好施慕善有志置義田以贍族而未成其卒也以屬其五子五子以次衰塢而四子相繼卒季子雲從始克埤益爲田千畝聞於大吏造檔冊使子孫世守雲從卒其子經藝卒成之經藝卒其子鎮垦經閣乃相與請祀於子

議自景達至鎮星凡四世而義田之事始迄於成昔文
正建義莊忠宣繼之亦至於孫而始成以奕世宰輔而
其爲之之難如此薛氏以一素族而能子孫相繼以有
成者豈非志力之卓哉嗟乎今世俗所稱義莊者多矣
往往因以滋不法成釁端或內閧而致訟或外肆而犯
令甚至有識長吏入之章奏請專屬禁大抵豪家巨族
田連阡陌盈千累萬濫尤而致然也今薛氏詩禮恂恂
田止千畝期於贍族其無此慮可知子姓亦謹守成法
久而不替則仁者無窮之心深得乎文正之遺意矣故

爲綜義莊之得失而告之使知所法戒焉

祠堂記

吾宗自愼吾公胄輞川李姓至於今七世矣而生齒繁落合見在子姓不及三十人輞川之族旣繁愼吾公以下之主不復祔於輞川之祠不可不別爲祠以安主也自明之公求夾山王氏本宗冀得愼吾公以上支派以復本姓而竟不可得因戒子孫世世與王氏無通婚姻吾祖吾父卽思別立祠以別於輞川而卒卒未果吾兄始經營之稍有端緒矣而遽先朝露此吾猶子瀕所以

亟亟修建以竟吾兄之事而上以慰吾祖吾父之志者也祠屋三楹中一楹爲龕而三隔之中奉始分祖主中隔之右奉高祖主中隔之左奉曾祖主左隔之左奉祖考主右隔之右奉考主中隔分上下層下層以安祧主東西二楹空之以設祭筵東壁爲橱以庋先世所著書籍及遺像龕後爲櫝以庋祭器其東爲夾室倚北壁爲龕上以奉李氏春華公此吾祖之所自別不敢忘也下則族中無後之主附焉族有售屋於人而無後者吾祖收其主而藏之不忍毀也堂之前三楹隘湫以通旁屋

之出入可置几案讀書左爲小閣東向卽祠門平時閉之惟祭乃開外門三楹扁曰家祠亦東向右側以小門通出入自宗法廢而譜法興而宗無統紀程朱諸子於祠堂之制嘗斤斤焉今畧本諸儒所說通以經意略條其大者俾子孫守之

今世宗祠無復親疏限斷徒後源流之遠以相夸耀而本末之序素厚薄之施亂誠妄之心褻矣程子之說四親之外益以始遷祖朱子之說惟祀四親而以祀始遷祖爲僭然後之論者皆從程子蓋人情之所同也今以

愼吾公爲始分祖不祧高祖明之公曾祖璞菴公祖惕齋公吾父茀亭府君爲四親第一世存素公宜祧吾兄五初公喪畢入主則并祧明之公以後子孫視此爲序吾死不得入主此祠吾曾元有讀書明理者則別設祠堂奉吾爲祖吾子吾孫則別祀吾於私室而共祀吾之曾祖祖考於此祠此古人繼別繼禰之義乃宗法之可通行者所謂厚其所當厚各親其親之道也

近世祠制吾所知者宜輿任氏爲最蓋王谷先生所定也然吾謂其立法太奇用意太褻有入無祧已無限斷

論德論爵復起爭端見在子姓雖云能守而當其致祭祖宗紛紜於上子姓淆亂於下有法而仍無法乖經意矣聖人之制祧非忍也緣恩也天之經也聖人之立宗非薄衆子也明統也亦天之經也知此義則宗法廢而未嘗不存誇言收族矜其名而不察其實親疏無等誠意不接是相率而爲僞耳

凡四時之祭止及四親惟冬至則先一日祭始分祖及祧主祭畢復祭夾室之主明日祭四親皆每代爲一席惟夾室之主則以春華公居中而無後諸主附於旁爲

二席此時之祭同祖明之公者得與祭將來明之公祧
則同祖璞庵公者得與祭惟冬至之祭則凡祖愼吾公
者皆得與祭然其來也不拒其不來也不招隨昭穆序
拜不與福胙
祠田若干畝歲收所入以供祠祭及墓祭之用稍存其
餘以爲每歲修葺祠屋培植墳墓之費祠屋不許改造
充拓祠田不許增置　自范文正置義莊當時以爲美
談至今慕而仿之者幾遍天下其害亦遂不可勝言甚
至譏禁議毀大吏形之奏牘此豈文正所計及哉作始

也小其將畢也必鉅法立弊生勢固然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夫垂裕之道貽之以德不聞以財貧窮鰥寡自有睦婣任恤之教在欲以祖宗而盡養其子孫雖帝王不能置產愈多覬覦愈起開爭端滋獄訟是教以參商也利源既廣踞張必生恃族大財多橫暴鄉里有急輒相助訐控甚至鬬狠不顧是教以犯上作亂也願吾子孫安貧守分勉力自愛知祖宗之不足恃但長保此數椽則亦無愧於爲子孫矣

重修元妙觀碑記

鴻濛混茫清濁徐判孳孕和氣是生人類其於天地既肖其貌亦合其德一氣呼吸常相流通故其壽命亦與栟華頡皇未興寂寥莫詔而古史所紀動稱萬數千載是其年壽居然可知迷乎奇偶之爻畫十言之教垂本太始之派衍探消息之槽輿明保合之樞機設制用之軌範黃帝朝萬神女媧鍊五石大抵韜厥微旨託諸廋詞時者耳食以譌成妄於是有役使鬼神之術有采鍊金石之方名之曰道而大道裂矣惟柱下史研極造化導源絪縕專柔寶裔致虛守靜嬰兒元牝剖露端倪

又徒著消息之緘不詳制用之法迨魏伯陽出參同契成然後乾坤之橐籥坎離之匡廓日月之懸象甲庚之後先六十四卦之分布三百八十四爻之升降上下利用安身盡性至命之道燦然備焉然亦假象名撓覆謬衆支尋迷莫開適越北轍張道陵葛稚川之倫傳習鬼教莫名仙心馳至冠謙之柳泌之徒成千里之謬歎當世之主闊千有餘年而宋有紫陽張眞人証明參同著書曰悟眞備於老聃伯陽所以闡易道達天德者抉隱洞幽軒豁呈露用以開末學之疑闢邪說之口是故原

本翁闡導揚聖真莫尚乎老聃參伍河洛推行神明莫
顯於伯陽易知易從百姓與能莫要於紫陽裨補
皇猷參兩造物功莫有盛焉者也常州城東曰元妙觀
實惟紫陽著書之所觀之建自劉宋元嘉其名不可考
趙宋大中祥符中賜名天慶觀亦曰薦福寺寺之後曰
水田寺有紅梅閣焉紫陽與其徒薛道光石杏林先後
居之元時改閣曰飛霞樓至明而兩寺俱廢并為觀名
曰元妙而復閣之名曰紅梅成化不常多閱年所至今
乃曠然變於其舊棟宇宏傑發乎雲霞長廊迤邐羅若

星布綠以周垣閒以池沼錯以樹石有林壑之觀焉有邃密之居焉琳琳乎彬彬乎為斯郡之鉅麗擬仙都之勝槩則惟浣梧道正之所經營者云浣梧道名體微鎮江府句容縣人也繼茲內抱混迹求眞參變通門標覺淸辯綺精遠遊杖策進邁受法於京師白雲觀專謐養志晦蹤爲常如鐘蘊聲摛擋則應將擇幽阜而味景宗元而行功於時毘陵人士在京師者仰範虛融摳衣祈請以為登眞集靈厥有理所方蓋別宇實惟與宅道不自我與時翱翔犨蒙焉求詎辭應跡飛蓋旣戾周察隆

汙背稷歙之昌邱面桑戸之通漕左迤招提右卓翠堵町圃鱗鱗陽原砥平溢郭萬廛壯縣所以蔥鬱脉山百里佳氣於焉凝萃不離塵中頓若霄半開壇自做閉門即深數杖爲之所經偉斯區之莫逮宜古德之萃止爲吾徒之範光耆蕾舊振繼踵薛石法侶元枚道名來同系貫本邑俗姓屠氏先住茲觀雅懷宏道經始無藉叩須有年信來暹之不欺得勝流之驂蔪於是相與支傾起墜補闕完殘易故以新拓隘爲廣繕舊者若干所增建者若干所都爲屋若干楹牆若干丈神若干尊花木

若干樹經始嘉慶巳巳迄於道光戊子更歲一十有九
會費七萬而羸金非成於爐火役不及於鬼神風未引
於神山天已開於福地蓋其揚道化物積精通靈有如
此也夫唱導元理宜明聖眞必求一宗以區萬惑非
紫陽之妙極旭升祛拂淈滑不足以參伍交聚彌綸道
德非茲地之幽奧敞閒靜虛淳和不足以棲托眞逸高
蹤洪𥳑非浣梧之專客一意恢廓衆匠不足以肸飾靈
宇鼓舞向往且夫仰觀俯察遠取諸物依類托喩通乎
法象是故玉晨藥珠吾身之眞宰也金闕玉籥吾身之

腑藏也中池元泉吾身之津液也芳蓮隱䒦之吾身之毛髮也驅雷激電吾身之噫氣也借外觀而收視寄存想於目成曲而中肆而隱卽朗萬靈煉五石之寓言而通神明類萬物之大致者矣由是原始反終襍而不越因貳以濟日用不知登世由於華胥之庭齊皇羲於成鳩之世意在斯乎乃爲頌曰

五行四時旋如環日月進退象乾元坎戊月精黃芽根離巳日光弦期均會壬藏癸太極神三日出庚震造端八日見丁兌嘔輪艮乃消丙巽退辛盈乾入坤司屈伸

剛火柔符消息門朔旦為復泰起寅決夬遇姤升降循
朝屯暮蒙温養馴子當右轉午東旋歷既未濟昧爽辰
六居八歸而九還推情合性理自然開舒布寶無差分
乾直坤闢窺垓垠巍巍蕩蕩虛皇尊青純中結空洞煙
築固靈基葆絪緼鄞鄂立圓城郭完環匝關閉嚴藩垣
曲閣交通連風雲石為金精輔昆侖水為道樞浮汞銀
神氣滿室珠光鬱金碧華耀含初暾鬱儀結璘節三奔
龍歡虎喜相吐吞朱雀前舞何軒軒研胄九虎睛而喧
斬馘六鬼如蝡蝦干災滅除百疴捐桃康回九化生身

逸域熙真得葆仙高研恬淡茲道圓琅簡藥書傳七言

上士勤行以報恩燒香執手玉華前沐浴齋戒致精專

我

皇參序乘九乾順調陰陽搏兩九垂拱無為人民安文

昌台輔謹百官天中地戶祚萬年金石不朽此其文

重修五洞橋碑記

橋跨滆湖入運河處水占地寬闊水門五土人謂孔為洞故名焉宜興陽湖兩邑之界分以橋濱運河為肇輓路宜興荊溪溧陽漕皆滙又資以蓄洩為水利幹橋始

明成化間兩邑民募建之萬歷中壞則宜興之高城人陳道獨修之

國朝雍正十一年復圯鍾溪人王懷岳請邑令捐廉以倡復勞募以集事迄今又百餘年橋漸欹側道光十六年八月望竟中斷因暫設津渡通往來行旅苦之兩邑額其令合謁諸郡侯勸諭衆捐鍾溪司孫公翊庭首捐俸以倡遠近響應諏吉是年十一月十三日築壩戽水爲施功始壩之在外者長二十一丈廣三丈在內者長十八丈廣一丈八尺閱七日壩成卽以二十四日爲造

橋施工之始會是歲祁寒十二月朔凍沍經旬行者舍川而陸乘車策驢晝夜弥轉咸以為便緣橋之堤南北凡三百餘丈濱湖卑下涉夏湖水侵之泛溢失涯涘乾隆間始甃建石堤滿而廣之工甚鉅十年乃訖事詳舊碑亦歲久多圮壞以治橋餘力悉整理焉掄材必良選匠必能趨役必勸以均至十七年五月五日而功成所靡泉以緡計者五千二百而贏工以日計者十有三旬而已夫除道成梁政所急也樂事勸功民之誼也量日賦丈不後于素揆事之善者也費鉅而省程斂而辦豈

蹶事者囿易爲力哉司事者謁予曰我圖前人功不敢不繼不敢不鮮圖之艱益思永其後願有記也余曰善爲書司事者姓氏于碑其勸輸者差其貲之多寡備書焉爲繼此者軌範道光十七年月日

昭文歸氏書田記

昭文歸先生芭仁心啟遷讀自劃上產用贍同姓意猶少之其子銜等能述厥志恢而大焉其田之供祀事者以百計資本支子弟讀書者以千計謂之書田申狀大吏許垂久永而謁予曰願有記予應之曰古者有宗法

而無宗田田之興其宗之衰乎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
而不以田處其子孫者不敢私也自孤卿大夫及於上
士莫不食采而不以田處其子孫者不敢專也而九族
之間雍雍閑閑支足以相際恩足以相固其本支縱歷
百世之久而無泮渙潰壞之憂者則尊卑相統親疏有
章而宗法之維繫者遠也降及於後世變不常或士大
之門而宗廟不守背其邱壟其英雋子弟或貧薄無資
不得極意問學以究成其材而鰥寡孤獨廢疾困無依
者尤所哀數嗚呼是田之所賴以濟者豈小哉禮曰自

仁率親自義率祖又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親睦時而盡而宗有不遷故仁將竭而義宜之則仁義且交洼流貫於無窮凡我同族一或不安其所者於收之義猶不克稱也其或恃族業豪富因兆釁搆訟而昌其禍矜或因祠富而恣橫或爭祠産而鬩墻則近世鉅宗多狃此習於尊敬之本義乖謬甚矣歸氏父子世濟其美以宏厥志而大啟其緒麗壓以保享宗祀教育子弟以成名業之根命非古大賢之所以用心推禮典之經而善爲之者歟孟子嘗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此物此志乎義田之舉創於范氏文正公後人踵其法并推廣其義例而行之要皆尊其美杜其弊則庶幾盡善焉予讀范氏義莊條例於嫁娶喪葬皆有津助而於子孫讀書之事不及焉疑其遺漏夫子孫雖歷經書不可不讀古訓也人知務本則守身保家保其宗廟皆在是矣而可不知所務哉歸氏此舉實可以補文正公之闕而爲後世法洵可謂尊其美杜其弊幾於盡善者也故吾嘉其舉而樂爲書之

常熟龐氏宗祠記

常熟西鄉曰塘橋鎮有龐氏焉明初自吳江來徙其始遷祖曰百源仍世於農爲清門至十二世曰南池生四子長文洋次泓次濤次沛泓沛補弟子員南池之卒也葬翁莊之新阡泓沛祔葬營高敞因建祠阡左奉百源以下之主祀焉又置田以給祭祀以爲修葺之費沛子紹濂率子姪益增置之凡田百畝而贏又擇子姓殷實者司之定其程式使可久遠孫枝秀茂日有聞矣泓之曾孫大奎登嘉慶丁丑會榜第一大堃中嘉慶己卯江南鄉榜族益昌熾蓋其垂裕者遠矣龐氏據廣韻以爲

周畢公之後戰國時有涓蕊媛不著氏族所在至後漢時則有聞矣歷唐宋而名臣輩出令一不援傳而獨崇其始遷昭穆有序族衆無紊必誠必信致愛致慤之道得矣古者卿以下有圭田以奉宗廟士無田不祭今則下至庶人無不祭者而田無官授官不世及貧富不可問故有敎族之士毋規産爲祠田又積其餘仿范氏爲義莊誠厚於所自始使人人得以自盡今俗之逾於古者也龐氏亦師其意不儉以苟安不踰汰以生侈蓋亦得禮之中焉古立廟必於都邑朱子家禮士庶之家宜

於居室之左爲神堂以奉先祖蓋神依於人亦孝子慈孫日久如有聞見也今立於墓所則緣丙舍之義取其魂附魄奠又歲時得展視墓道不復蹈野祭之失此禮之可以義起者也祠以道光十五年二月某日重修落成屬兆洛爲之記

養一齋文集卷第十一